

三皆艮爻推之上六六三為兌爻初六亦巽爻初九亦震爻也

天官宮正疏引鄭注重門擊櫨云與爻也應在四益指初也自為鄭氏一家之學非本之乾

鑿度亦不必本於月律也然以離九三為艮爻位值丑丑上值

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巳蛇之蟠屈似徽纆臨卦斗臨

丑為殷之正月以見周改殷正之數謬悠非經義至以焚如為

不孝之刑女壯為一女當五男尤非聖人之義也余於爻辰無

取焉爾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一十六終

漢軍佟估 嘉應李恆春舊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一十七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題辭疏

正義曰音義云張鎰云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氏元按勘記云十行

本閩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趙氏疏正義曰按勘

所謂孟子題辭注疏本或無之者是也趙氏疏正義曰按勘

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書本傳云

趙岐字邠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

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

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

遺令勅兒子曰大丈夫生世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動

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

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

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玳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
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
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
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
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
百日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復
壁中數年岐作巨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
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
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
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
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
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
大將軍何進舉為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
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欲脅以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
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
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
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
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
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臣之道又移書公孫瓚
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
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與平元年詔書徵岐會
帝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

崩唯存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
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
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
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
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
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
遂畱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
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
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
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
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
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劉歆兩漢刊謨云趙岐傳要子
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
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謨名
國子監本遂刊去要
字改為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疏正

日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題誦也審諦其名號也亦言
第因其第其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
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眾臣樹之於
位朝各就焉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輶頌

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微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文辭猶微識題號之在旌常故謂之 孟姓也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題辭也

總謂之孟子疏 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

亦通稱姓文選 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去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日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

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

之書如荀子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疏 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故謂之孟子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

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

魯也今鄒縣是也疏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騶人也騶與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

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與楚皆傅會史職

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

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

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

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

趙氏所不知肅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

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

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騶二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

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

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為鄒國語孟子作鄒三

者鄒為正邾則省支漢時縣名作騶如韓勅碑陰騶韋仲卿

足證鄭語曰曹姓鄒莒章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

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

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為附庸居邾前志曰騶

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氏有子曰黎

為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文鄒祝融之後

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

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

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

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國一著於幽王之世

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

又曰黎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鄒鄒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庚申補刊

路偏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
 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為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
 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
 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
 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曹姓者邾
 氏也依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兗州
 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為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為
 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
 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
 聚引劉蒼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為騶徐鉉說
 文亦云魯穆公改邾為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鄒穆公為魯
 穆公耳按鄒即邾不關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
 族譜云邾國春秋後入世而楚滅之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
 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邾為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為難二
 年取濶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啟陽六年城邾瑕七年入邾
 處其公宮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趙氏言邾為魯并或指此
 然吳齊救之邾子益得歸則邾未滅也哀
 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於邾是國近魯
 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
 以衰微分適他國疏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為莊公次慶父為
 仲孫氏次叔牙為叔孫氏次季友為季

孫氏是為三桓仲孫氏即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即孟穆伯
 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即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
 即孟莊子莊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孫獲即孟僖子僖子生仲
 孫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孟孺子洵即孟武伯武伯生仲孫
 捷即孟敬子人春秋後其獻子次子懿伯生仲孫羯杜預世
 族譜以懿伯即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
 何是為子服景伯別為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
 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
 夫固嘗為孟子所稱矣莊子之孝公綽之不欲之反之不伐
 為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欽敬孔子敬子則受教於
 曾子孟子尊師重道共後宜有達人孟子既以孟為氏宜為
 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詳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閻氏若璩
 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
 適鄒遂為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
 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
 古為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一國密邇左傳魯擊
 柝聞於邾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
 志騶本邾國引劉蒼騶山記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繹
 山左傳文十五年邾遷於繹郭璞云繹山連屬地北有牙山
 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
 之確證宋孫復克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
 為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為孟子

之里今為所治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廟成其序地域墓山尤為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宜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思云馬鞍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子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為昌平為防山又三十里益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至哀公皆哀

疏正義曰淑善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

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為賈人倚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

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山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

前喪云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子大

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

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為七之後甚明其時年蓋

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沒耳非必幼孤也

陳鎬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

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

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之糧食哉觀此

言則非娶恤可知後人殆因孟父無聞妄為說耳夫士及三

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餘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

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鬲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

三歲則豐嗇非所自至倉安得謂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疏正義曰列女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荀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

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十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

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會尊禮子思然繆公即位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子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耄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為受業子思一以為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

過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滑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為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為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為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亂臣賊子懼為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旨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通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 周衰

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疏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

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縱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宥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

亦久矣楊倞注云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馳替也墮說文自部作陸云敗城自曰陸篆文作晴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墮墮俗字也

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疏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為異端各持一理此以為異己也而擊之彼亦以為異己也而擊之未有不成其害者楊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為異端孟子之學通變神化以時為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之為害也苟不能為通人以包容乎百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為異端則開異端者即身為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使放悖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據也楊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

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

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疏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湮沒也小爾雅廣詁

云沒滅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注云底滯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止而不行故為滯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為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甘泉賦云據輪軒而周流今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風俗通窮通篇云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風俗通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合枉尺以直尋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

疏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為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

言憲言猶 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

法言也 著明也疏 正義曰春秋繁露命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

明史記太史 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

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疏 正義曰史記

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是七篇為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既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

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

為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

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已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

卒後書為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趙氏注弟子十

五人萬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徐辟高子咸邱

蒙陳代彭更屋廬子桃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

子告子滕更益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盡難攻中山之事也

高誘注云難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

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韓

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

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

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

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鄒滕諸君所

言景子莊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慳宋勾踐夷之陳相貉稽

戴盈之戴不勝儲子沈同陳賈慎子王驪等 二百六十一章

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疏 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

庚申補刊

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

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下十

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為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

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為二百五十八章校此題辭所云少

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善經刪去趙岐章指邵武士人作疏依

用陸本章指既刪章數遂不可定戴氏震得朱氏文游校本

二云一為虞山毛展手校何配瞻云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

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

輿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為何仲子手校未記云文注用野郡

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

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

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

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叙於是臺卿之學殘失之

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指亦拾掇於殘缺之餘焉

保無分之謬然欲傳會於二百六十一之數而強分以足

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三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異本考云趙注孟子三篇乃成謂可寤疑辨惑字數易明豈復疏於布算但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本固應減於漢否亦不能加多今茲贖字得母有後人所羈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八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別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詳見篇叙正義中

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

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正義曰命世即名世

亞次也命世亞聖即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也詳見公孫丑下篇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名世之實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疏正義

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

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

而禮樂廢詩書缺述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從之純

如皦如釋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匪取其可施於禮樂三百五

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

者也疏正義曰擬聖即所謂述仲尼之意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

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疏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壘

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漢書藝文志有論語家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館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館錄丁云上音管方言作館車館也下音黠車轄也按館錄當作轄轄說文車部云轄轂尚館也轄鍵也轄與牽通外部云牽車軸端鍵也戴氏震考工記釋車云轂空壺中所以受軸以金裏轂中謂之軋轂端皆謂之轄以鐵爲管約轂外兩端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牽亦作轄行車者脂軋中以利轉又設牽以制轂那風載脂載牽小雅間關車之牽兮淮南子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牽蓋車之轉運在軸轂而轄如環約於轂轄如并約於軸非此則軸與轂不可以運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爲五經之轄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衿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爲衿也注引聲類曰衿衣交領也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衿注云衿交領也衿屬於襟即與襟同體襟交則衿交故衿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衿也戰國齊策輒以頸血濺足下之衿注云衿交衿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不交則衿無不交矣小兒擁咽領則即服虔廣川王傳注云頸下施衿領正方正者也詁訓諸書多以衿言領亦以領統於襟遂名曰襟玉篇云衿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衿爲交領交衿之通名此與喉並言則正以爲領人之一身內則轄之以喉外則鍵之以領謂

論語爲六藝之總領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疏正義曰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像之言似也

謂以孔子爲法則而似續其道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

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

於子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旨意合同若此者眾疏正義曰衛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鬲云丁音隔蓋譌毀之使情

隔耳又音歷按鬲爲鼎屬其音歷此鬲自當讀如隔說文自部云隔障也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蔽茲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云孔子拘四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于載未

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又有外書

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

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疏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

俗通窮通篇云作書中外十一篇是七篇為中餘四篇為外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
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履齊示兒篇云昔嘗聞前輩有
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
曰為政劉昌詩蘆浦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
善辯一帙翟氏願考異云趙氏不為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
者悉以章句為本外書悉以廢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
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全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
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為按據新
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隋書經籍志錄有梁蔡母
遂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蔡母氏多出二卷豈所謂
四篇者在梁明嘗得其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邪
但蔡母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其有
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質言且外書之篇目
自宜以性善為一辯文為一說孝經為一篇據論衡本性
善辯遂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本性
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
辯又屬後人依放而非外書本真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
考云史記十一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摺摭
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止述
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二章亦未嘗摺摭其文至若列
女傳掩楹之說與韓詩外傳駁織殺豚及不敢去婦二條中所

載孟子之言皆瑣屑不足述明季姚士粦等所傳孟子外書
四篇云是熙時子注友人吳騫板行丁杰為之條駁甚詳顯
屬偽托概無取焉按照時子相傳以為劉貢父此書前有馬
廷鸞敘夫外書四篇趙氏斥為依托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
喻所藏已難信據况此又贗之尤者乎顧氏炎武日知錄云
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
外篇者邪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緇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
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

正義曰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
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
御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云
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殺
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所最忌者學古道
古之士所坑者皆誦法孔子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
何得與周易同不焚遂行珪注鬻子敘云遭秦暴亂書紀略
盡鬻子雖不與焚燒編帙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翟
氏灝考異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為獻王所得似亦遭秦
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
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

不泯絕定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亦不虛

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

而已疏 正義曰王應麟五經通義說去熾哉漢之尊經平儒

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

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

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

日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越絕書序外傳記引傳曰

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邯

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天壽篇引傳曰所

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

已而物自正皆可為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

太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

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

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

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

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

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合博士諸

生作此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制祿爵關市等文多取諸孟

子則孝文時立 孟子博士審矣 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疏 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

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

著為通義注云即白虎通義是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

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為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

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註禮箋詩許慎作說文解字皆

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漢紀如鄒陽引不忿怒不宿怨

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褒引離婁公輸貢禹

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為飲食

李淑引緣木求魚邴惲言強其君所不能為忠量君所不能

為賊馮衍言臧倉言泰山北海班彪引擣杵春秋崔駰言登

牆樓處申屠蟠言處士橫議王暢言貪夫廉儒夫 孟子長於

有立志傳爨言浩然之氣亦當時引以明事之證

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

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

說又多乖異不同疏 正義曰方言云摭取也陳宋之間曰摭

說文手部云拓拾也陳宋語或从庶拾

是壽經解 卷三十七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庚申補刊

三

三

取而說之謂未能通其全書悉其指趣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義自然乖異矣 孟子以來

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眾多疏 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

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

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為鄒人卒當

是赧王之世萬氏斯同羣書疑辨云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

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考也孟子世譜言

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

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氏此言推之赧王立五十九年

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周亡為秦莊襄王

元年三年卒始皇立三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

天下為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世共二百一十年新莽十八年

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世共一百九十五年自

孟子沒至漢末五百一十二年趙氏卒於建安六年而後出亡著

書則尚在延熹時自周赧王二十六年至漢桓帝延熹間僅

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載蓋趙氏以孟子親受業於子

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赧王二十六年也故趙

氏注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

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蓋謂孔子沒後至孟子

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沒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

以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謂孟子沒

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徵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謂

撫取而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

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

帝以孟子賜黃香則香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知劉陶復孟

軻其所以復者不傳惟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

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合建初為章

帝年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專為孟子之學者自此始

著乃其章句不傳莫可考究高誘呂氏春秋叙自言正孟子

章句誘涿郡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

令十七年遷監河東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存惟

孟子章句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趙氏卒於建安六年

年已九十餘是誘為趙氏後輩時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

子注七卷漢劉熙子注七卷鄭康成本傳詳列所著書不

言孟子隋志所載未知所據熙嘗撰釋名畢氏沅釋名疏證

叙云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又大戴禮記十三卷下

注云梁有論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後漢無安南

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劉熙注亡後漢無安南

或南安之誤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宋陳振孫書

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不

知何本三國吳志章昭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

傳言秉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言綜避地交

州從劉熙學交州孫吳之地也按程秉遠事鄭康成避亂交
州與熙考論遂博通五經其後士燮乃命為長史然則程秉
薛綜與劉熙在交州乃士燮為交阯太守時燮附孫權在建
安十五年時秉綜俱已為權所得是其師事劉熙時仍遠在
建安十五年以前秉為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太子登親迎秉
進說病卒官登以赤烏四年卒秉當卒於登前自建安十五
年至此止二十餘年蓋秉已老矣而薛綜卒於赤烏六年距
建安十五年亦止二十二年其師事熙蓋少時當在獻帝初
年則是時交州仍為漢地劉熙為漢人無疑士燮附孫權時
熙蓋已前沒何也秉綜權尚以其名儒而禮徵之况所師事
者乎或謂熙及魏受禪後非也其相傳為安南太守者亦以
其在交州而謫非南安之謨也劉熙高誘皆與趙氏先後同
時劉熙注見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注所引今散著各
經文之下高誘章句無引之者而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尚可
考見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主無不惡暴切者而日致之惡之
何益注云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日惡淫而居下故日惡
之何益也論太篇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云匡章
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本味篇已成而天子成注云已
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日得乎邱民為天子慎人篇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注云號當為虞孟子日百
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號宮之奇諫
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號誤矣去

私篇堯有子十人注云孟子日堯使九男一女事舜此日十
子殆丹朱為胄子不在數中當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注云
孟子日王者師臣也盡數篇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
無由至矣注云傳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日
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論人篇凡論
人通則觀其所禮注云通達也孟子日達則兼善天下故觀
其所賓禮用眾篇令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
言戎人楚言矣注云孟子日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
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
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
謂也懷寵篇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注
云所誅國之民踰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眾多也孟
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也驕恣篇
齊宣王為大室大益百畝注云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
易釁鍾之牛者也開春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注云孟子所
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徒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
是也壹行篇疆夫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云孟子日
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日不難矣自知篇鑽荼麗涓太子申不
自知而死注云鑽荼麗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
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日晉
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
之謂也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注云賢

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
 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
 其君不賢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又中主以之响响也止善賢主以之响响也立功注
 云孟子見梁襄王出諸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
 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韓
 昭侯注云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屈篇齊
 威王幾弗受注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
 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注去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傲真訓若
 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
 放踵而利國者為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一毛而
 利天下弗為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云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
 返其性於初也修務訓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
 銜腐鼠蒙蒙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
 左右睥睨而掩鼻注云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
 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
 訓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
 黜也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
 象人而用之齊俗訓豈必鄒魯之禮注云鄒孟軻邑說山訓
 此全其天器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
 性汎論訓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

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
 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又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
 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注云全性葆真謂不攷骭毛以利天
 下弗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
 三代之德叙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又堯無
 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
 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
 天子者有王道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又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
 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
 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亡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
 形也又故溺則捧父視則名君注云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
 豺狼也而况父兄乎又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滄君之
 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注云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
 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策威王薨宣王立注云
 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釁鍾之牛者也又田忌為齊將係梁
 太子申禽龐涓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
 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齊人東伐敗於馬
 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又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注云
 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
 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秦策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
 臣賓客六十人而問曰姚賈對曰云注云姚賈譏周公誅

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其訓誥有與孟子可參考者亦藉以窺見其概故正義引高氏呂氏春秋淮南子注為多
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疏正義曰趙氏為京兆長

後漢屬京兆京兆為西漢所都故云西京張衡有西京賦說文寸部云尋釋理也文選東都賦漢祚中缺注引國語賈注云祚位也史記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顛頊之苗裔潛夫論志氏姓云泉陶事舜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駟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為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為氏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趙靈王趙世之先為列卿諸侯主湖其始原出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疏正義曰傳稱生於御史臺李賢注云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其祖父之名不詳傳有從兄襲從子戩注引決錄注云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襲與羅暉拙書嗤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又云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王允傳允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莫敢收允尸者惟故吏平陵合趙戩棄官營喪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

輔聖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散歸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此即與岐同避難者也從兄襲三國志閻溫傳云引魏略徐賓碩傳作趙息息襲音同息即襲也云唐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不修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故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勅外為市買息又啓曰左帽子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為特酬買宜隨申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賤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賤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合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唐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補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名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趙氏兄弟族屬可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疏正義曰謂

逃難四方事也趙氏年九十餘卒於建安六年辛巳上溯延熹元年戊戌四十四年是年五十然則趙氏年九十四卒也

蓋生於安帝永初二年遘遇也離麗也屯蹇皆謂難也列子
湯問篇八絃九野之水張湛注云八絃八極也淮南子地形
訓云八殲之外而有八絃高誘注云八絃維也經營八絃之內
即所謂江淮海岱靡所不歷也傳云數年乃出此云十有餘
年或連靈帝時禁錮言與音義云勤子小切絕也按說文刀
部云剝絕也夏書曰天用剝絕其命力部云勤勞也春秋傳
曰安用勤民天用剝絕其命今在尙書甘誓作勤曹憲博雅
音云勤從刀而勤從力此云心勤乃從力之勤當訓勞謂心
勞也音義訓絕則是從力之勤為勤字宋心不可言絕也失
之矣爾雅釋詁云瘵病也詩大雅瞻卬篇邦靡有定士民其
瘵箋云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
民皆勞病勤瘵義皆為勞故以勤字總承之
嘗息肩弛擔於

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疏正義曰謂安邱孫嵩也漢書地理志北海

郡安邱其地在齊代之間息肩弛擔謂藏復壁中矜我劬瘁瞻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

大道疏正義曰瞻說文作眷云顧也詩曰乃眷西顧人經困瘁則毛髮易白故趙氏五十而皓首也訪論稽古謂

孫嵩與之論學也後漢書鄭康成傳云及黨事起乃與同郡
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三國志注引邴原別傳云欲遠
遊學詣安邱孫嵩嵩即嵩高在當

與鄭邴等交則亦讀書稽古之中精神遐漂

靡所濟集疏正義曰說文糸部云遊行難也易曰以往遊今

易雜卦傳云既濟定也毛詩邶風載馳篇不能旋濟傳云濟
止也止與定義同集猶聚也精神遐遠而漂浮故無所定止

而斂聚也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疏正義曰音義云

去聲按思謂憂思也著書明道則可治其憂思說文糸部云
遺亡也亡即忘禮記鄉飲酒義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云

遺猶脫也忘也遺老謂志其老論語述而篇
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惟六籍之學先

覺之士釋之辯之者既已詳矣疏正義曰備見漢書儒林傳

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疏正義

記月合其器圖以闕注云闕讀如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闕
與宏通考工記梓人其聲大而宏注云宏讀如絃絃之絃謂

聲音大也闕宏通借定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
引李奇云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妙與眇同楊雄傳闕意眇

旨儒林張山拊傳嚴然總五經之眇論注皆云眇讀曰妙方
言云眇小也蓋言其大闕而且遠言其小微而且妙禮記玉

藻緼為袍注云緼今之績及故絮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
之奧緼在袍之裏奧在室之內故不易見條理見萬章下篇

說文木部云條小枝也自根發而為幹自幹分而為枝枝又分而為條故條之義為分則暢達故義又為暢為達韓非子解老云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荀子儒效篇云井井乎其有理也楊倞注云有條理也廣雅釋言云科條也又云科品也蓋當時著書之法各有科等孟子之意惟既縕與難見則宜條分縷析使之井井著明故宜在條理之科如下所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云是也

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疏正義曰趙氏自述少蒙義方則所學授諸祖父別無師傳

子孫述祖父往往諱其名字久而轉致無聞此其憾也本傳注引三輔決錄注云岐娶馬敦女宗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問趙處士所在岐厲節不以妹婿之故屈志於融與其友書曰馬季常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撤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然則岐雖鄙融之為人而義有不通亦往請問則其虚心取善可知雖無常師而非不知而作者矣故聲音訓詁之學不殊馬鄭證以經傳注中所引是也毛詩正義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東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按趙氏用馬融之例故具

載本文然漢世說經諸家各有體例如董仲舒之春秋繁露韓嬰之詩外傳京房之易傳自抒所見不依章句伏生書傳雖分篇附著矣而不必順文理解然其書殘缺不覩其全毛詩傳全在矣訓釋簡嚴言不盡意鄭氏箋之則後世疏義之濫觴矣鄭於三禮詳說之矣乃周禮本杜子春鄭司農而討論則又後人集解之先聲也何休公羊學專以明例故文辭廣博不必為本句而發益經各有義注各有體趙氏於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發明之所謂章句也章有其指則總括於每章之末是為章指也曩詁訓於語句之中繪本義於錯綜之內於當時諸家實為精密而條暢文多故分七篇為十四為上下而不以十四為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疏次弟者不敢窳七篇之舊目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孟釐子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子年少好禮其達者與莊子齊物論云惟達者知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疏初也新學即初學也毛詩周南關雎篇寤寐求之傳云寤覺也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也說文心部云悟覺也寤與悟通

之明者見其違關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疏正義曰趙氏後

七錄有綦毋邃孟子注九卷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綦毋復姓左傳有晉大夫綦毋張見廣韻毋字注戰國有綦毋子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見劉向別錄後漢有東莞綦毋君見謝承書劉表在荊州時
 有儒士綦毋闡遂世次行事無考隋志載其列女傳七卷在
 皇甫謐後又云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遂撰遂又注三都賦
 三卷撰誠林三卷並梁有今亡宋裴駟注史記嘗兩引其說
 知為晉人正義不考但云在梁時又有綦毋遂注九卷疏也
 唐志作綦毋遂注孟子七卷又陸善經注孟子七卷張謐孟
 子音義三卷崇文總目云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
 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舊唐書張謐蘇州
 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也大厯五年除濠州刺史為政清
 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
 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
 學士盧杞忌謐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謐以中
 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謐出鳳翔三十里
 為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新唐書謐傳在第七十
 七言其字季權一字公度宋史藝文志張謐孟子音義三卷
 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張謐蓋謐之謫手音不載唐志唐書
 列傳八十九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載喪母甫七歲見
 鄰媪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
 稍長父勉勅就學舉明經高第校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
 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瘠瘠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
 薛萃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帛旌闕其問淮南節度使
 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擢為右補闕

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
 立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辭疾求外遷授浙西
 觀察使徙為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
 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瘠
 久之入為太常卿太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
 尚書右僕射按作孟子手音者蓋即其人宋孫奭孟子音義
 敘云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張
 氏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稍識指歸謬時有與尚書虞
 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
 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守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前
 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馬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
 注集成音義二卷宋史儒林傳云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
 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純者奭為解析微指
 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驚服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
 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
 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會
 召百官轉對奭士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
 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
 將奉迎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仁宗
 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儒侍講讀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
 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
 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

諷仁宗意或不在書與則拱默以俟帝為竦然改聽嘗書無
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
不得請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改禮部尚書既而
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常撥五經
切於治道者為經典徵書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
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昂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
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此皆生趙
氏後治趙氏學者也陸善經刪削實為趙氏之蠹若孫氏其
有裨於
趙氏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一十七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漢軍陳良玉樊封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一十八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一疏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山井鼎考文
詳說古本足利篇題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次

行梁惠王章句上三行低二格趙氏注下夾注梁惠王者魏
惠王也云云四行孟子見梁惠王是利本前二行同古本第

三行低一格夾注梁惠王云云第四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
岐邪卿注五行孟子見梁惠王與今孔氏韓氏新刻本不同

按今孔氏刻本首行以梁惠王章句上六字頂格而此行之
下繫之以孟子卷第一五字次行趙氏注今依古本提孟子

卷第一趙氏注疏正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闕監毛二本並
在前作漢趙氏注足利本作後漢趙岐邪卿注

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廖瑩中經注本作趙岐亦非毛詩正義
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

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
為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

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

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

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

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

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以

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為一例也疏梁惠王章

義曰文心雕龍云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

句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解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

包體道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漢書藝文志易章句有施孟

梁邱各二篇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

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漢

書張禹傳禹為論語章句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入授太子論

語又為其章句趙氏以章句命名其來尚矣周氏廣業孟子

古注考云意林云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廣按臺

卿京兆人而稱蜀郡者蓋因避難改籍也章句曰指事者謂

斷章而揭其大指離句而證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庾仲容

子抄當是庾所見舊本標題如此或云史記稱莊周善屬書

離辭指事類情指事之名本此案指事為六書之一許慎說

文敘云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趙意蓋兼取顯者之

義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

句高誘呂氏春秋序云誘正孟子章句程高生趙氏先後均

有章句而今不傳孔氏繼涵韓氏岱雲所刻趙氏章句本無

凡七章三字然則此三字非趙氏之舊山井鼎考文古本亦

無此三字孫氏音義有之注梁惠至王也正義曰史記

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

為大夫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治於魏生悼子徙治霍生

魏絳徙治安邑卒諡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為國政與

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生魏侈侈之孫桓子與

韓康子趙襄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二

十一年魏趙韓列為諸侯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卒子

擊立是為武侯武侯卒子罃立是為惠王六國表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韓趙魏始列為諸侯安王二年太子罃生二十六

年魏韓趙滅晉烈王元年為魏惠王元年距始列為侯凡三

十四年距分晉僅六年詩魏譜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

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

枕河曲北涉汾水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

賜大夫畢萬是魏為國名也周書謚法解云謚者行之迹也

號者功之表也仁義所在曰王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

惠是惠為謚王為號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序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焦孝廉孟子正義

焦孝廉孟子正義

焦孝廉孟子正義

焦孝廉孟子正義

焦孝廉孟子正義

焦孝廉孟子正義

列國稱王之年多舛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次之然惟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魏秦或晦或顯二國亦不公言之蓋以魏先強後弱秦先弱後強其王號皆數稱而後定也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惠王其後乃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追尊固無是理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十六萬恃其強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為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大而合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多乃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悅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眾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是魏之僭號早在商鞅用事秦孝公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顯王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

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君立王其後諸侯皆稱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夫周紀之不先齊魏以秦之王為代周之漸特以首惡歸之獨計賀及致胙之日去致伯未遠何遽改稱王而秦紀上兩稱惠文君下忽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觀始皇紀後序秦世系云惠文王二十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然後知秦應識稱王即在受天子賀之年也是時魏已衰弱方改元與民更始聞秦稱王欲厚結以為援既與儀婚復遠涉齊境藉其威力以脅諸侯名為自王實欲王秦史於會徐州相王魏齊世家及年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愜眾心而魏固以名震河山以東秦亦侈然自肆於國中矣秦史特變文曰齊魏為王意蓋謂齊魏皆奉之為王故與天子致胙連書以為榮而年表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為之謀主蘇秦所謂有西面事秦稱東藩者也特以崛起西陲又值六國從親兵不敢闕函谷旋自韜晦耳及滅巴蜀取河西益富厚輕諸侯而王號遂達於周京焉張儀傳秦惠王十年以儀為相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為王與周紀正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是杜平之後兵敗子虜國威日替中間頗示貶損故其為王一見於秦孝公之初再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為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王殆亦張儀所為儀魏人而相秦其還魏蒲陽公子繇出質欲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因使與秦並立為王史獨書日月者欲自詡其功耳否則魏王久矣何尚稱君且亦何與於秦而必詳書之哉七王者魏齊秦韓趙燕楚也說文云僭假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下犯上謂之僭史記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合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吳太伯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稱王壽

皇清系解 卷三十一 庚申補刊

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閭王夫差此吳楚之君稱王之
 事也。○注魏惠王至梁王。正義曰魏世家云秦用商君地
 東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云今
 浚儀水經注云浚儀縣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
 國為大梁周梁伯之故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戰
 國策稱魏惠王又稱梁王魏嬰是當時亦號梁王也趙氏佑
 溫故錄云孟子獨稱梁不一言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而並
 改國號之事。○注聖人至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
 處時地考云東稱孟子困於齊梁而揚雄解嘲有云孟子雖
 連蹇猶為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
 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孟子言五教而答問居其一
 故諸侯質疑問禮即是以師道尊之乃論語名篇但舉篇首
 以為之目其稱衛靈公以篇首有衛靈公問陳其稱季氏以
 篇首有季氏將伐顓臾與學而述而等篇同孟子以梁惠王
 滕文公名篇亦如是耳非謂例衛靈公季氏於子路顏淵
 例梁惠王滕文公於公孫丑萬章也趙氏所云恐未盡然

孟子見梁惠王注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疏注孟子
 至見之
 ○正義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
 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六國表云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
 王問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注曰辭也
 利國

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

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為寡人興利除害

乎疏注曰辭至父也。○正義曰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司部云

理也曰宜訓詞此注作辭通借字也方言云倭艾長老也東

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倭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

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戴氏震疏證云倭本作交

說文云老也俗通作叟史記馮唐列傳云文帝輦過問唐曰

父老何自為耶後又曰父知之乎廣雅云倭艾長老也翁交

父也史記集解引劉熙孟子注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

○注孟子至害乎。○正義曰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騶人也

受業子思之門大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此
 趙氏所本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於齊梁先後當以六國
 年表及魏世家為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為據年表魏惠王三
 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曰孟子來若孟子於齊
 宣七年以前先已游齊年表何以不書則孟子傳所謂游事
 齊宣王宣不能而後適梁者乃史公駁文非實事也以本
 書觀之篇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
 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後蹤跡較然
 可知不必如通鑑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殺噲之事然後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見孟子先游梁後至齊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慎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為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蓋魏營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為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二說與趙氏異未知孰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惠王所以遷梁故曰亦將有以利吾國謂亦如商君之於秦俾富國強兵也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作將何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

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注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

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陳之疏注孟子至

義曰孟子謂宋輕云先生之號則不可名猶號也曰利即是以利為號廣雅釋言云曰言也國語周語云有不祀則脩言章昭注云言號令也名言義皆為號故用以解曰利之義惟以利為號令故大夫士庶人應之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隱公二年左傳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干畝之戰生命之日成師又嘉耦口妃怨耦曰仇日之為詞所以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

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注征

取也從王至庶人故云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

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

名也又言交為俱也疏注征取也正義曰盡心篇下有布

羊傳何休注云賦者斂取其財物也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賦納以言杜預注云賦猶取也荀子富國篇其於貨財取與楊倞注云取謂賦斂是征賦取也字轉注故趙氏訓征為賦又訓征為取也注從王至名也正義曰從自也自王取於大夫大夫取於士庶人為上征下士庶人又取利於大夫大夫取利於王為下征上是交征也云交爭者魏世家云孟子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司馬遷每以改易字代解詁上下交取勢則必爭故以爭利解交征趙氏所本也征無爭訓故先以取訓之而後本史記書交爭惟爭而國乃危國策秦策云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高誘注云危亡也以亡訓危與趙氏此注同監本毛本脫亡字引論語者里仁第四篇文注又言交為俱正義曰前言上下交爭是

以交為交互之交交又訓俱高誘注齊策韋昭注國語皆如此訓趙氏兼存之故云又言謂天子以至庶人俱惟利是取不必上取下下取上此別一義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注萬乘

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

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疏注萬乘兵車至侯也正義曰漢

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

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

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戎馬

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

乘牛十二頭甲王主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

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

千六百井走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

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

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

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

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論

語道千乘之國集解馬氏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乘車

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

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千

乘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疑故兩存焉毛氏

奇齡經問云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千車千乘故稱千乘

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為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

不問可知周禮乃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

焦孝廉孟子正義

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於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鄭康成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於成甸出車之數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國者百里之地孟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此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甯輩皆歷為是說而乃以五等班祿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夫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照度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為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怠於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為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於成公之邱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國參差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為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為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為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為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樂成武王之意斥太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為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馬去太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故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夏制為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為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並吞無厭

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為過也此說
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為百里已九有奇
矣尚得以為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
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
同今大國多數所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時之譚非
核實之論也謹按說者多以千乘三百一十六里為長乃孟
子說公侯百里則孟子言千乘當自以百里矣錄毛氏王氏
兩說以俟識者參之○注夷羿至乘也○正義曰襄公四年
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
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杜預
注云夷氏也哀公元年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代斟鄩
滅夏后相然則羿代夏政不言弑君其滅相者自是澆非羿
也書序稱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周書嘗麥云其在
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
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是
太康失國由於五觀惟偽古文尚書言羿距於河某
氏傳以為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趙氏所據未聞 千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
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

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

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

君臣上下之辭疏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正義曰春秋桓

田任稱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家以號名注

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注若齊崔至乘也○正義曰齊

崔謂崔杼衛甯謂甯喜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

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是其事馬氏驥釋史云晉三卿韓魏趙氏起於獻公之世卒

分晉國夫晉自三郤之亡七族並盛知瑩范荀偃韓起欒

麇范魴魏絳趙武襄八年傳稱悼公之八卿也其後欒氏復

亡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年傳稱平公之六卿也
至於定公而范荀亡晉止四卿矣至於哀公而知伯滅晉又
止三卿矣○注上千至之辭○正義曰諸侯稱國大夫稱家
上云千乘之家故趙氏說之太史公以吳太伯以下凡諸侯
目為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
代為家者也是諸侯以國為家也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
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則天子之卿大夫
其采地同於侯則千乘之家正指畿內之卿如王孫蘇殺毛
召而王室亂尹氏召伯立王子朝而王室亂雖無弑君之迹

而爭奪之釁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注周制君十起自王臣矣

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為不多矣注周制至多矣

正義曰君十卿祿萬章下篇文王制亦云故以為周制也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賈氏疏云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以是推之人一月三鬴一歲十二月食三十六鬴二百八十八人則每歲食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考工記粟氏量之以為鬴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然則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為鍾一千零三十六八總其整數是為千鍾

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歲食十萬零二千六百八十鬴為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鍾總其整數是為萬鍾云君食萬鍾者指諸侯千乘也云臣食千鍾者指大夫百乘也經文承上萬乘千乘百乘則萬千仍指乘言是諸侯於天子萬乘中取其千大夫於諸侯千乘中取其百趙氏以祿言之則君臣實取之數諸侯於千乘中食萬鍾大夫於百乘中食千鍾惟之天子於萬乘中食十萬鍾其千乘之家即於萬乘中食萬鍾食萬鍾者非一家食千鍾於千乘者亦非一家分各定不容

更溢故不為不多也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注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疏

注苟誠至欲矣。正義曰苟誠論語苟志於仁矣孔注詩采芴苟亦無信毛傳皆如此訓白虎通誅伐篇云篡猶奪也取也說文亼部云逆而奪取曰篡故以篡訓奪國語晉語云屬厭而已韋昭注云厭飽也饜與厭通故以飽訓饜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注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疏

者未也。正義曰篡奪則不止遺其親後其君矣以利為名其弊至此行仁義則愛其親敬其君不遺不後詎至篡奪乎。注忽後也。正義曰論語忽焉在後忽之故後之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也。監本毛本作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何必曰利注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疏

注孟子至其禍。正義曰監本

音義有之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疏章指言。正義曰漢書藝文志

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顏師古云故者通其指義也又春秋左氏微二篇顏師古云微謂釋其微指今毛詩關雖篇後云關雖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是毛公本意然則名故者即分章句之指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間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偽正義出託名孫奭所撰盡刪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氏原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益用善經本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章句者隳括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萬其指數千知文必有指趙氏因舉以為例又云考文言古本章旨當作章指旨意也易繫其旨遠是也指歸趣也孟子願聞其指是也傳記用意指事指經指等字間有通借其實非也顏師古漢書注指謂義之所趨如人以手指物也周氏有疏證孟子章指一卷今依用其原文而稍增損之山井鼎考文云古本章利本無章注末有章指孔本韓本注末別行載章指宋本章指下皆有言字考文亦然蓋謂此章大旨所言如此也孔本作章指曰無言字恐非趙氏之舊。治國至始也。正義曰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形勢雖強要當以仁義為本魏武帝秋胡行云仁義為名禮樂為榮禮記樂記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音義云集穆張鑑云當為輯穆左傳隨武曰卒乘輯穆季武子曰其天下輯睦黃公紹韻會云穆通作睦引此及史記司馬相如傳睦睦漢書作睦敗穆穆為證大戴記虞載德篇云衆則集寡則繆孔氏廣森補注云繆古通以為繆字集繆皆和也孟子章指上下和親君臣集穆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禮樂必本仁義故為不易之道孟子七篇主明仁義以此立首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注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眾多

心以為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疏注沼池也。正義曰毛詩傳文

○注王好至此乎。正義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罃觴諸侯於范臺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楚王登強臺而望峒山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是惠王好

廣苑園大池沼也毛詩小雅鴻雁篇傳云大日鴻小日雁說
文鳥部云鴻鵠也鴈鵠也佳部云雁鳥也雁鴈字異物異此
鴻鴈連文鴈宜是雁古字通也又鹿部云麋鹿屬鹿獸也言
雁又言鴻言鹿又言麋以見禽獸衆多餘可例也音義云咤
丁丑嫁切誇也玉篇作誇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子虛過誇鳥
有先生集解引郭璞云誇也潛夫論浮侈篇云驕侈僭主轉
相誇誇又述赦篇云合惡人高會而誇誇後漢書王符傳注
云誇誇也咤與誇通咤說文訓此怒與夸連文故亦為誇夸
亦誇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注惟
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
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
得以為樂也疏注謂脩堯舜之道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言
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
宜之神化民宜即文王有靈德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
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注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
營規度此臺眾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

之也疏注詩大至之也。正義曰詩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
神之精明日靈四方而高日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
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眾民則築
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觀臺而日靈者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
故以名焉趙氏此注與毛鄭同云規度此臺本毛以度訓經
也云並來治作之本毛以作訓攻也又以規明度義以治明
作義說文夫部云規有法度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注云攻猶
治也云不與之相期日限即不設期日也國語引此詩韋昭
注云不課程以時日趙氏佑温故錄云古者工必計日左傳
宣十一年為艾獵城近量切命日杜預注云命作日數昭二
十三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注云知事幾時成皆於事前
預為期限文王使民不勞不急於成功故日不經始勿亟庶
日成之宋本作不與期日限廖本作不與期日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注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趣之若子
來為父使也疏注言文至使也。正義曰督音義云丁作督

同音同毛詩箋去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
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疾猶急也云子來為父使即
是子成父事經始勿亟申不日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
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

濯白鳥鶴注鹿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園中鹿鹿懷任安

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

疏注鹿鹿至澤好。正義曰鶴鶴詩作翬翬毛詩傳云園所

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園言靈道行於

園也鹿牝也濯濯娛遊也翬翬肥澤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

至靈園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鳥獸肥盛喜樂趙氏

解與傳箋有同有異特鹿毛本亦作牝鹿牝亦牝也攸伏箋以

所遊伏解之遊指下濯濯伏與遊對則遊言其動伏言其靜

耳趙氏云懷任安其所而休以伏為懷任者任亦作妊孕也

伏古與包通伏羲氏一作包義氏伏包皆訓藏說文包部云

包象人裹妊也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夏小正雞孚粥傳云

嫗伏也方言云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雞曰抱其卵伏而

未孚始化謂之惶禽鳥之伏卵猶獸畜之懷任故詩言伏趙

氏以懷任解之國語楚語引詩韋昭注亦云視牝鹿所伏息

受特任之類此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也廣雅釋訓云濯濯肥

也濯濯白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釋器云濯白也重言之則曰

濯濯何晏景福殿賦確確白鳥並與濯濯同按從霍從雀從

高古多通用釋名云濯濯也說文手部云濯濯也爾雅釋器

云濯謂之箠說文匕部云卓高也易家人嗃嗃釋文云荀作

確一切經音義確確埤蒼作埒又字書作碣哀公四年左傳釋

文引郭璞解詁云鄙者確漢書韓信傳注引李奇云鄙音羹

確之確史記秦始皇紀索隱云鵠古鶴字說文月部云雀高

至也鶴之名鶴以高至望及於高故確為望亦取義於高鶴

亦作鶴從雀與從霍同詩作翬翬孟子引作鶴鶴其字通也

趙氏云肥飽則濯濯鶴鶴非以濯濯鶴鶴為肥飽其以澤好

申之仍用毛傳肥澤之訓因肥而澤因澤而白也濯濯未訓

娛遊蓋以澤申鶴鶴以好申濯濯詩文王有王在靈沼於物

聲王公伊濯釋文引韓詩云美也美即好也王在靈沼於物

魚躍注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疏注文王至鼈也。正義曰毛詩傳云靈沼言靈道行於沼

也物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

所音義云物丁公著本作勿吳氏王摺別雅云史記殷本紀

充初宮室司馬相如傳充初其申者不可勝紀初皆與物通

按文選上林賦虛館而勿初郭璞注云勿滿也云德及文王

鳥獸魚鼈即毛傳所謂靈道行於園靈道行於沼也

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注孟子為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

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

思齊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疏注孟子至所為。正義曰為治也

由毛本作猶猶由通也疏故以築臺解為臺以鑿沼解為沼

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

亟庶民于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

民自以為子義來勸樂為之正義云眾民以為子成父事而

來勸樂而早成之耳是可知晉唐時本皆作勸樂故杜注孔

疏據之與孫宣公音義正合蓋經言庶民于來孟子以而民

勸樂釋之猶禮記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因歡與勸形

相近故經注皆為歡漢書王莽傳上詩之靈臺師古曰始

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云當亦本

孟子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詩小

序民樂文王有靈德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說苑脩文篇

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

也其義與小序合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神靈之所為殆平

託意鬼神然者然靈之訓善書傳於甲由靈不靈承帝事惟

我周王靈承於旅苗氏弗用靈皆云善也詩靈雨箋亦云善

蓋猶好雨之謂其兼神言之者如黃帝生而神靈之類則與

明同義故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箋

云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于臺

成之速有歸諸冥冥不可得知之意後世始有以靈為鬼神

入也謹按靈訓善此說是也靈德即善德也靈道即善道也

則靈臺即善臺靈沼即善沼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

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

陵稱曰靈臺此陵墓稱靈臺當以鬼神之義言之文王之靈

臺靈沼自以善稱詩云經始靈臺則名自此始故箋云本觀

臺而曰靈臺非堯冢靈臺之例也趙氏與毛鄭異。注欲使

至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務大篇然後皆得其所樂高誘

注云樂願也願猶欲也故以欲解樂易雜卦傳云大有眾也

繫辭傳云富有之謂大業有之義為眾為富眾富即多

故以多解有樂其有麋鹿魚鼈即欲其多麋鹿魚鼈也 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注借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

所樂故能樂之疏注借俱至樂之。正義曰借俱也毛詩傳

也故又以其同申言之監本毛

本作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

亡注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

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而誓之言是日桀當

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疏注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書序

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

皇清經解 卷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其書今存作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亡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
和而歌曰盍歸乎毫毫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閉居深聽樂聲
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人
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憫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
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鄭康成本此注湯誓云桀見
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
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孟子引此文而申之云
民欲與之皆亡則伏鄭之解乖於孟子矣江氏聲尚書古文
集注音疏云桀自比於日民削假日以諭桀言是日何時喪
乎我將與汝皆亡甚欲桀之亡也子者民自子也及與也汝
汝日也假日以諭桀實則汝桀也謹按趙氏以此為湯諭民
之言以予及汝偕亡為我及汝俱往亡之則我為湯自我汝
謂民乃書文於此下云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語為重沓矣孟
子引詩稱文王之德全在而民勸樂之引書言桀之失德全
在民欲與之皆亡若作湯諭民往亡桀之辭無以見桀之失
德矣趙氏之旨既殊孟子亦違伏鄭未知所本其訓時為是
爾雅釋詁文日為乙卯日者禮記檀弓杜蕢飲師曠日子卯
不樂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左傳昭公十八年春王
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且
吾稔之日也杜預注云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是桀以乙卯日
亡也害大者音義云害如字張音曷如字則讀傷害之害傷

害字無訓大之義蓋曷與盍通說文皿部云盍覆也爾雅釋
詁云曷盍也趙氏讀害為曷而通其義於覆覆何以有大義
覆義與奄同說文大部云奄覆也大有所餘也詩皇矣奄有
方傳云奄大也是奄覆有大義也覆亦通於撫說文巾部云
撫覆也爾雅釋詁云撫大也是撫覆有大義也阮氏元校勘
記云宋本孔本日乙卯日上日作時非當作是日乙卯日也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注孟子說詩書
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
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疏注何能
之哉○正義曰始修而獨樂既民欲與之皆亡則不能獨樂
矣章指言不能保守其所樂故云何能復獨樂哉聞監毛三
本無復字非也

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

興無道之君眾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疏

恩及至化興○正義曰恩及鳥獸即章句言德及鳥獸魚鼈
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德至鳥獸是也忻戴者忻與欣同

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韋昭注云戴奉也晉語史蘇明告大夫曰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韋昭注云欣欣戴也又郭偃曰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韋昭注云戴欣戴也音義云大平丁音泰○眾怨神怒則國滅祀絕○正義曰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廢職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禱而民有遠志民神怨恫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湯誓言眾怨趙氏兼言神怒者以文王靈臺靈沼所以稱靈是為神所佑眾樂則神佑眾怨則神怒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注王侯自稱孤寡言寡

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疏注王侯自稱孤

寡○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庶方小侯八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日子自稱曰孤又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云謙

也於臣亦然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君名孤寡而不可障壅高誘注云孤寡人君之謙稱也○注言寡至百姓○正義曰下

言移民移粟皆是利百姓之事故知盡心指欲利百姓○注焉耳者懇至之辭○正義曰焉耳當作焉爾禮記三年問云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焉爾也隱公二年公羊傳云託始焉爾爾何休注云焉爾猶也然則此言盡心焉爾者猶云盡心於

是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

然注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

也疏河內至亦然○正義曰凶謂荒年移民之壯者就食於河東移河東之粟以賑河內之老稚也亦然則移河東

之壯者於河內而移河內之粟於河東也○注魏舊至內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

徙大梁也是魏舊在河東又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周公誅之盡以其地

封弟康叔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魏分晉

則河內為魏得故云後為強國兼得河內閭氏若瓌四書釋地又續云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

河西地於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注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

謂之河內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

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也然則梁之地自河西逶迤而至河南幾將

二千里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耳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注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疏注用心憂民○

盡心憂民即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注王

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疏注王自

○正義曰加多是增多則加少是減少鄰國之民歸附於我則鄰之民少而益增其少我之民多而益增其多矣

孟

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注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注填鼓音也兵以鼓進

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

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疏注填鼓至金退○

云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楊倞注云填填然滿足之貌聲之滿足為填填猶貌之滿足為填填僖公十六年公

羊傳云實石記聞聞其填填然填然亦填然也楚辭九歌云靈填填兮雨冥冥鼓聲之滿盛猶雷聲也云兵以鼓進以金退

者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預注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亦本荀子也此兵刃交接之時鼓聲督戰故填填充塞而盛也李文仲字鑑云鼓說文從支持之支五經文字云作

鼓非鼓說文擊鼓也孟子填然鼓之從支從壺支音撲○注今有至者不○正義曰既即己也接即交也趙氏以已交解

既接曳扞也棄甲抱兵是奔敗也故云其負者閭監毛三本作足以笑百步者否音義出者不是舊作不否字通也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注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

俱走直爭不百步耳疏注不足至步耳○正義曰不足以相

止之人云直爭不百步者謂爭衡其輕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直猶特也但也直特古同聲史記叔孫通傳云吾直

戲耳漢書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注孟子曰

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

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猶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

步笑百步者乎疏注孟子曰正義曰趙氏凡於經文但稱

子曰推之稱樂正子曰丑曰薛昔曰大夫曰賈曰相曰周霄

曰彭更曰不勝曰匡章曰髡曰克曰萬章曰告子曰公都子

曰徑曰白圭曰高子曰皆然惟云某某以為某某以者原其

意指與云某某曰者為異又有云某某言某某問亦猶某某

日也○注王雖至者乎○正義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注

日閭監毛二本穀作粟無以字

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

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疏注為王陳王道也○正義曰胡氏

臣強君弱漸有驅制同儕決裂臣道渺視周君之意是君權

將替而臣道已亢故孔子作春秋寓意於尊周所以維持臣

道也孟子時七國雄據其地強悍自用君道亦已不振而草

菅人命各圖恢擴故孟子遊齊梁說以王道所以維持君道

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注使民得三時務農○正義曰荀

子王制篇云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趙氏云三

時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穀梁傳云不正罷民

三時桓公六年左傳云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杜預

注云三時春夏秋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注數罟密網也

春夏秋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注數罟密網也

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

得食疏注數罟至得用○正義曰毛詩爾風九罟之魚傳云

于鬻毛傳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釋文云數

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總罟

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總依

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按詩召南素絲五總毛傳云總數

也陳風越以鞮遺毛傳云鞮數也商頌假無言毛傳云鞮

總也鞮總同聲鞮總數三字同趨數即迫促文公十六年左

傳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預注云數不疏不疏是密也

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聚束即促速促束即趨數也倪氏思

寬二初齋讀書記云周禮言羅襦猶孟子言數罟蜡則作羅

襦明非蜡則不用羅襦矣周禮取禽孟子取魚其實是一例

韓非子說林云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絙也是繳所

以取小魚鹽鐵論散不足篇賢良曰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

故繳網不入於澤說文糸部去繁生絲縷也蓋以生絲縷作

網則其目小繳網即數罟也今俗猶以細密者為絲網是也

○注魚不滿尺不得食○正義曰呂氏春秋具備篇云宓子

賤治亶父三年巫馬旗往觀化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問焉對曰忘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高誘注云古者魚不尺不升於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淮南子主術訓云魚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長尺不得取流不期年不得食

可勝用也注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疏注時

謂至有餘○正義曰禮記王制去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毛詩小雅魚麗于罟傳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翟氏顯考異云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荀子王制篇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其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孟荀之言並本如此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注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憾疏注憾恨也○正義曰論語做

經訓高誘注皆如此訓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注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疏注廬井至畝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為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春令民畢出在壑冬則畢入於邑趙氏所本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闔之廬也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七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章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土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制邑其在國邑外如

經訓高誘注皆如此訓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注王道先得民心

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

為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疏注廬井至畝

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為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

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春令民畢出在

壑冬則畢入於邑趙氏所本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廬

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漢

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闔之廬也又云在邑曰

里則邑居者里邑之居也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

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七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

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

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

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管子內政云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公邑家邑邱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邱邑所稱都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與章氏之言稍可據然而趙邠卿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有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氏明有國宅無征園廛二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園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即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廛與園宅園廛農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廛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為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為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郭乎韋昭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為證然則趙注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云入保毛氏說未免於率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為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適饋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為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為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以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為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段氏玉裁說文解

字注云說文廛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二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廛旅毛傳云廛寄也小雅中田有廛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廛焉以便其田事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注云一夫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廛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在田曰廛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按許廛義與下廛義互相足在野曰廛在邑曰廛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即廛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遂人夫一廛先鄭云廛居也後鄭云廛城邑之居載師以廛里在國中之地後鄭云廛里者若今云邑居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廛不曰二畝半於廛曰二畝半以錯見互足○注古者年五十乃衣帛○正義曰作氏木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寇從六日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春秋繁露刑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軒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庶人墨車單馬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說今考士昏禮注土而乘墨車攝盛蓋士庶人往往有攝盛之事鄭注深衣為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刑餘戮民並不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得攝盛矣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曰五十
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
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民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
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注言孕字不

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疏禮記王制云五十始衰六十非

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此云七十不食肉不飽者六十宿肉

已非肉不飽矣至七十益可知五十可以衣帛或不衣帛尚

可煖至七十則非帛不煖矣詩無羊正義引孟子曰七十者

可以食雞豚蓋撮孟子之文如遂人注引孟子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麻古人引經不拘往往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注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

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

總言數口之家也疏可以無飢矣○正義曰監本毛本作無

饑乃饑饑字此經當以飢為正按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注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

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頌者班也頭半白班班

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疏

注庠序至之義○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宮官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凡有屋

皆通稱宮故云教化之宮教化不脩則弛廢謹嚴也振起其

廢弛而謹嚴之故云謹脩教化申重爾雅釋詁文○注頌者

至路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頭半白班班者也聞監

毛三本同宋本白下有日字岳本廖本韓本者上並有然字

孔本韓本作班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鬻須

髮半白也此孟子頌白之正字也趙注云頌者班也頭半白

之此戴之謂也提挈以手頌白之老一身俱宜安佚可互見矣毛本作故頌白者不負戴也周氏廣業古注考云朱本作故斑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白者

也注言百姓老稚温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

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

鄰國疏然而不王者中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然詞

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者亦詞之轉也孟子公孫丑篇夫二子

與此同義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梁惠

王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謂如是而也今人用然而二字

則與此異義矣注有率土之民○正義曰詩小雅北山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

而不知發注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

疏注言人至斂也○正義曰漢書食貨

志贊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

發應劭云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

師古云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

此時可斂之也趙氏之義同於應氏師古不從者食貨志云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

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目倍餘百

石小孰則收百布中孰七十石大孰三十石故大孰以上糴

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

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孰則發中孰之所斂大孰則發大孰

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

以補不足也此斂發正用孟子則斂指豐年發指凶歲管子

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
 用此道也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食
 廩空虛不得已為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為盡心惑矣聞監毛
 三本犬彘作狗彘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
 蓋用注以參經文○注塗道至之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
 遇諸塗集解孔氏云塗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楚辭
 皆以塗為道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季作芟注引鄭氏云芟
 音薰有梅之葉芟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
 之也此注頗與趙同顏師古云芟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
 音義亦同說文受部云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
 毛詩傳云標落也爾雅釋詁云落落也然則餓芟猶云餓落
 楚辭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王逸注云零落皆墜也人生則
 縱立死則橫墜方其行於道尚能縱立以餓而橫墜於地故
 云餓芟趙既以餓死者釋季字又以季為零落之名因連餓
 字乃為餓死故引詩以明季字本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
 注云毛詩標字正受之假借孟子作季者芟之字誤丁公著
 云季有梅韓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用賑救之也廖本考
 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賑作振聞監毛三本用作
 周按振即古之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賑字作賑者非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注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

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

殺之也疏注用兵殺人○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之

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

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及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

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

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

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五經無此語也以執兵之人為兵

猶之以被甲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注戒王無歸罪於

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疏注皆可致也○正

義曰致猶至也故以禮義責已矜窮則斯民集矣疏導之至於窮○正義曰國

語晉語云禮賓矜窮禮之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

以禮義責已矜窮則斯民集矣疏導之至於窮○正義曰國

語晉語云禮賓矜窮禮之也宗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注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

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注挺杖也疏注挺杖也○王義

篇云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高誘注云挺杖也阮

氏元校勘記云闕本經注並作挺按音義云從木則闕本誤

也注曰無以異也注王曰挺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

異乎注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注王復曰政殺人無

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

而食人也注孟子言人君如此為率禽獸以食人也獸相食

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

父母也注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

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疏庖有至母也○正義曰毛

吉傳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而廐馬食粟苦

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此借孟子語

疏而為言乃古言犬豬所食則是實有獸食人揆趙氏義益

以人君以人之食養禽獸故禽獸肥不以食養百姓故民之

生者有飢色其死者受於野不異率獸食人非真使禽獸食

人也鹽鐵論園池章云園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

餒人古文苑揚雄太僕箴云孟子益惡仲尼曰始作俑者其

夫廐有肥馬而野有餓殍皆同趙義

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注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

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

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疏注俑偶至

義曰說文人部云偶桐人也淮南子繆稱訓云魯以偶人而

象人則所以名象人之故也說文人部云侑痛也足部云踊
跳也廣韻引埤蒼云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侑故名之然
則侑為踊之假借以其能跳踊斯名為侑則為其象人者謂
為其象人之轉動跳踊也春秋僖公十九年己酉邾婁人執
鄆子用之公羊傳云強乎用之用之社也左傳司馬子魚曰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此用生
人故春秋惡之象人而用之送葬雖非生人其用之云者猶
執鄆子用之之用也○注謂秦至者也○正義曰文子微明
篇云魯以侑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終謂至
於以生人為殉也故趙氏引三良殉死事事見詩秦風黃鳥
篇文公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
行鍼虎為殉是其事也推孟子之意蓋謂未偶但象人耳用
之孔子尚歎其無後况真是人而使之飢而死其為無後更
當何如趙氏推孔子之意以其始於作侑終至用生人為殉
此孔子歎無後之意非孟子引以况使斯民飢死之意也○
注夫惡至愛民○正義曰閩監毛三本無夫字邪作也阮氏
元校勘記云音義出夫惡山井鼎考文云古本本由有作侑
者也有夫字以夫字屬上讀非也音義出死邪毛本作愛
其民也

章指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以政殺人入君之咎猶以

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注韓魏趙本晉六卿

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強也疏注韓魏至強也

六國表云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咸重於諸侯終之卒分晉
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楚世家去宣王六年三晉益大
魏惠王尤強戰國策楚策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
策王鍾云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當時稱魏為晉國及寡

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耻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注王念有此三耻

求策謀於孟子疏東敗至死焉○正義曰史記魏世家惠王

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二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
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

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周氏柄中
辨正云齊救趙敗魏者桂陵之役救韓敗魏者馬陵之役魏
世家俱以為救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為救韓則自相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矛盾矣又國策蘇代說齊閔王篇曰昔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用衛鞅之謀說魏王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於衛鞅之言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嶼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此又與前策不同戰國時紀載之異如此曹氏之升西書撫餘錄云梁惠王曰及宣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此經文也然魏世家云魏伐趙趙告急齊田齊世家云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韓請救於齊孫子列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史載異辭以經證之孟子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按周顯王十五年魏圍趙邯鄲十六年邯鄲降齊齊伐魏敗魏桂陵惠王初立即與二家不和後遂相仇靡已曩者邯鄲垂拔中北於齊固無時不圍報復至三十年為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合太子申為上將軍以伐趙惟其為趙也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也故曰大敗將復之此孟子經文之明注也然則魏世家魏伐趙之說不為無據因趙與韓親共擊魏不利致韓有南梁之難而請救於齊故又曰齊起兵救韓趙以擊魏也列傳謂魏與趙攻韓誤矣閻百詩釋地謂惠王九年己未秦魏戰於少梁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即名申後死於齊者中相距二十二年必虜後復歸魏為

太子復令之將龐涓兵余以為不然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痤是魏相即衛公孫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乃奔秦表誤為太子耳且即是太子亦是痤不是申趙世家所謂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是也閻說誤○西喪至百里○正義曰魏世家云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齊敗魏軍於馬陵虜其太子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魏將公子卬書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此距安邑指東西言張守節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固可按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郿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其地又卽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築長城以界秦者盡失之矣自屬兩者○南辱於楚○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魏世家及楚世家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構兵故南辱於楚趙注闕其事惟戰國策載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魏睢澨之間乃惠王時事南辱指此無疑史記楚將昭陽攻魏在梁襄王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入邑此襄王時事而說者引之亦據竹書惠王改元又十六年之說也○願比死者壹酒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比代也洒洗古通說文水部云洒滌也音義云洒之丁音洗謂洗雪其耻也死者舊疏謂死不惜命者蓋卽長子死之死太子申之死西河之喪睢澨之辱三者俱宜洗雪死重於喪辱舉死者以互見耳謂願代死者專壹洗雪之或謂比讀比方之比蓋將不顧其生願效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以雪其耻也

閩監毛三本壹作一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注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疏王以百里公孫丑上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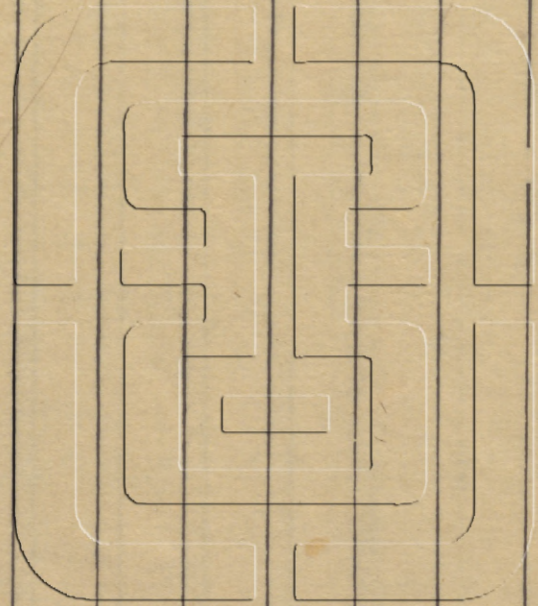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注易耨芸苗合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

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耻之不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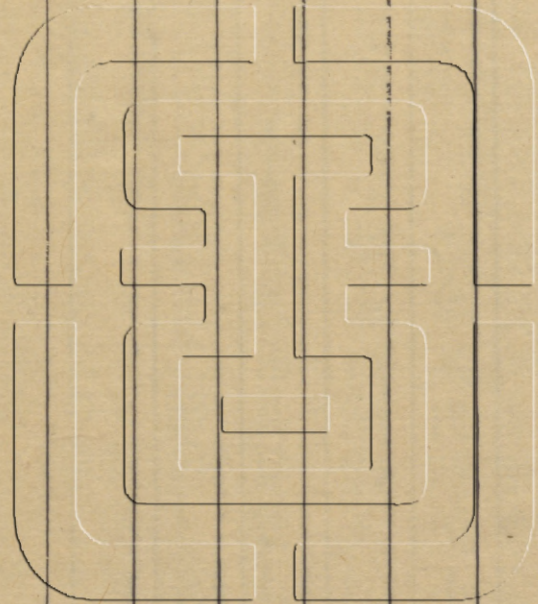
疏注易耨至易也○正義曰爾雅釋器云斲謂之定廣雅釋器云定謂之耨說文木部云耨器也或作耨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所以芸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耨耨字同芸苗之器名耨因而卽稱芸苗爲耨盡心篇易其田疇注訓易爲治本詩禾易長畝毛傳也此耨爲芸苗若訓易爲治訓耨於辭爲不達且上云深耕謂耕之深此云易耨則爲治之易也禾中有草雜之則煩擾矣故芸之使簡易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卽朱虛侯劉章爲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注制作至利兵○正義曰楚辭招魂云晉制犀比王逸注云制乃鋒刃無敢不善王者以弧矢威天下豈容自損其兵謂使民作挺言近於迂按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制宜讀爲掣謂可使提掣木挺以撻其堅甲利兵若誠自恃施仁造作此挺卽宋公不禽二毛之智矣廣雅撻捶皆訓擊故以捶釋撻禮記文王世子云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說文手部云捶以杖擊也撻人用杖其義一也省刑罰以下入句趙氏以行此政括之未詳注以其易明也惟省刑罰薄稅斂使得深耕易耨所以得有暇日潛夫論愛日篇云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人功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民促以短故其

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
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迫促不得養則奪其農時使不得
耕耨之謂也富而後教民有暇日以養其父母及其兄弟妻
子乃可脩其孝弟忠信也民知孝弟忠信則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君上矣此所
以可以以挺撻強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注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
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其禦王之師爲王敵乎疏注彼謂齊秦
日惠王所問舉齊秦楚二國孟子對僅稱秦楚便文耳其實
制挺撻秦楚亦兼撻齊故趙氏申明之。注爲王敵乎。正
義日閩監毛之本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注鄰國暴虐已
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挺服
強仁與不仁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一十八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漢軍陳良玉樊封新校
三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一十九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注襄謚也梁之嗣王

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疏

注襄謚至王也。正義曰周書

有勞曰襄是襄為謚也。史記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嶠云紀

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于按太史公

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

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王為五十二年今按古

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二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

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丑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

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辨之云按系本襄

王生昭王無哀王蓋脫一代耳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

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稱以為二王之年

又有哀王凡二十二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而孔衍叙魏語

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

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近時顧氏炎武日知錄

主古文之說以襄哀字相近史記誤分為二人江氏永羣經

補義申其說云魏營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為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慎觀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即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尚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為王依顧氏江氏之說史記襄王之年仍惠王之後元則襄王五年子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汾陰皮氏焦七年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皆在七百里中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則所云辱於楚也然近所行之竹書紀年固淺人偽托即和嶠所引亦魏晉間賡書不足徵信西京雜記記廣川王發古冢有魏襄王冢哀王冢然則襄哀二冢漢時尚存顯然可考故世本雖失紀哀王而司馬公則核實言之和嶠所引又何庸議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孟子來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為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不然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王立孟子人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譏議之邪此史記所以可信也或

日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為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日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來相魏公子印未虜地不割秦不偏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即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此余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聞監毛三本作魏之嗣王○注望之至儀也○正義日論語云望之儼然又云儼然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注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疏注就與至足畏○正義日望之既指威監毛二本本作柄柄說文重文作棟通於秉儀禮大射儀有柄釋文云劉本作秉文選六代論注云秉即柄字是也詩定之方中毛傳云秉操也禮運注云柄所操以治事莊子天道篇司馬彪注云棟威權也故趙氏云操柄之威卒然問日天下惡乎定注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疏注卒暴至次也○正義日漢書成帝紀云與卒云卒讀日猝說文大部云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古卒暴二字連文故趙氏以卒暴明卒然不由其次即無漸也○注問天至定之○正義日惡猶安也何也字亦作烏高誘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日惡安也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日惡有言人之

國賢若此者乎何注曰惡有猶何有又莊二十年公羊傳曰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曰惡乎至猶何所至由公羊傳注及孟子注推之蓋惡本訓何惡乎猶言何所

吾對曰定于一注孟子謂仁政為一也疏注孟子至一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董子繁露重政篇云唯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即仁仁即一故趙氏以仁政為一孟子對滕文公亦云夫道一而已趙氏章批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謂孟子對梁襄王之定于一即對滕文公之道一也趙氏之說正矣然下云能十之又云民歸之則謂時無王者不能統一故天下爭亂而不能定惟有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天下皆遵奉之而後定孔子作春秋書王

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注嗜猶甘也言今諸侯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注言孰正月公羊傳云大一統也孟子當亦謂此

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疏注嗜猶至殺人○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嗜嗜欲喜之也呂氏春秋誣徒篇高誘注云嗜猶樂也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甘猶嗜也者與嗜同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甘樂也是嗜甘樂三孰能與之注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疏孰能與字義同

莫不與也注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

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注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浥然已盛孰能止之疏注以苗至六月○正義曰夏小

與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廣雅釋詁云興生也苗生即下苗浥然興以生釋興故下云浥然已盛不復解興義也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禮三正記曰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云夏以孟

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義曰齊語云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昭注云與從也呂氏春秋執一篇高誘注云與猶歸也對曰天下

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後漢書陳寵奏云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雉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左傳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冬有星孛于大辰左傳梓慎曰水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推之周之七八月為夏之五六月夏之五月建午六月建未周之七月建午八月建未也說者或以孟子七八月為夏正趙氏佑溫故錄云若是夏正之月則邪風八月其穫月令七月登穀是時安得尚言苗邪○注油然至之貌○正義曰大戴記文王官大篇云喜色由然以生注云由當為油油然新生好貌禮記祭義云則直易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云油然物始生好美貌又樂記注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油與由通由與傳通說文弓部云粵木生條也古文言由拊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經傳由字皆訓為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生儀訓為宜春秋傳云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史趙云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此以生滅對言由即粵之假借由訓為生故雲之新生木之新生以及喜色之新生易直子諒之心新生其自未生而始生之狀皆為油然故趙以興雲之貌解之○注

沛然下雨至止之○正義曰文選思元賦凍雨沛其灑塗舊注云沛雨貌也文公十四年公羊傳云沛若有餘注云沛有餘貌音義云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亦有餘意詩信南山云益之以霈霈既優既渥既霈既足箋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沛有澤義澤有潤義趙氏以潤釋沛與詩箋同苗當枯槁之時非小雨所能生劉熙此注云霈然注雨貌惟大雨傾注枯苗乃得潤澤義乃備也廣雅釋詁云沛盛也又釋訓云勃勃盛也莊公十一年左傳其與也惇焉注云惇盛貌釋文云惇本亦作勃惇勃字通爾雅云禦禁也禁義同止鄭康成注書大傳高誘注呂氏春秋張揖廣雅皆以禦訓止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注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疏注今天下至止之○正義曰書堯

注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禮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大司馬建牧立監注皆云牧州牧也曲禮云九州之長

皇清經解 焦孝廉孟子正義 夷申補刊

入天子之國曰牧是天下之人牧即天下之人君也說文支部云牧養牛人也牧之義為養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養一州之人即以名之為牧故趙氏云牧民之君即養民之君也君所以養民而反嗜殺人失其為君之道趙氏探孟子稱人牧之義而說之也趙氏以一為仁政故云行此仁政呂氏春秋順說篇云莫不延頸高誘注云延頸引領也引延義皆為長而引申也望則伸其頸故為引領也音義云由與猶同古字通用猶即如也故趙氏云如水就下翟氏瀨考異言宋九經本由作如經已作如注不必以如釋之宋本井也廣雅釋訓沛沛流也劉熙釋名釋水云水從河出曰雍沛言在河岸限內時見雍田則沛然也水之壅出與雨之下注同故皆云沛然趙氏解兩沛然不同者經以沛然下雨比不嗜殺人者以仁恩及民故以潤澤解之此水之就下比天下來歸故云沛然而來謂民之來如水之湧也

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疏言定至而已。正義曰孟子言下故為一道韓本足利本無一道二字。不貪至謂也。正義曰鄭氏檀弓注廣雅韋昭注楚語皆云嗜貪也故前既以甘多樂釋之此又云貪也文王視民如傷離婁下篇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注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疏注宣謚也。正義曰周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見春秋欲庶幾謂心慕桓文之所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喜趙注見其展卷即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為歷聘之始令考田完世家桓公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潛王四十年索隱桓公卒注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也宣王二年田忌議蚤救韓敗魏馬陵注云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又孟嘗君傳宣王二年殺魏將龐涓注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為後元又七年韓昭侯與魏惠王會齊宣王七年紀年當惠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齊宣王與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庚申補刊

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又潘王三年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皆與此文異按此五引紀年今本所無又字多錯午無可覆核就其言考之爲威爲宣必有一誤戰國策蘇子謂秦王田齊威宣者古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民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上言威宣下言宣王又曰今富非齊威宣之餘也鄒陽書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史記威宣連稱者非一則威宣是兩謚如魏惠成安釐韓宣惠秦惠文莊襄之例周自考王以下皆兩謚呂氏春秋間春論韓昭釐侯注覆謚也或先謚威後改謚宣國策因誤分之實非有兩人也據紀年桓公之立表威王之四年而桓公十九年卒與世家宣王卒年正同秦紀本無年用史蓋因其錯簡而倒置之又以桓公附見康公之表故讀者愈不可曉今誠以桓公之元當魏武侯才二年至惠十三年適得十八年明年十九年卒宣王之元當惠十四年蓋前元二十五年加後元十五年始卒適得三十六年是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卽威王戰國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侯往云云按烈王之崩史表齊威王十七年考其實爲桓公十七年此威王爲桓公之証也而潘王前三年實屬宣王桓公未稱王故國策但稱田侯及陳侯宣有覆謚故亦稱威王淳于髡所謂威行三十六年

者是也而世家所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魏惠論寶事見韓詩外傳俱明指宣王參錯不同皆由於此更有証者莊子胠篋篇及索隱引鬼谷子俱云田成子十二世而有齊國今由田完完數至威宣王正得十二世史記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子孟夷穉子孟夷生潛孟夷莊潛孟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釐子乞乞生成子常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篡齊自立爲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困齊生宣王辟疆其十三世并威宣爲一人恰十二世此後惟潛王襄王至王建爲秦所滅莊子與宣王同時鬼谷書蘇秦所述言必不謬使分威宣爲二則當云十三世矣又威王名因齊尤可疑名不以國旣名之子孫臣庶不聞避諱或作嬰齊則又與庶子田嬰同名皆必無之事漢書人表闕而不書蓋亦疑之莊子釋文則陽篇魏瑩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齊事莫詳於孟子史公嘗自言讀孟子書而作田完世家終不敢采錄一字雖足用爲善如宣王亦止以用淳于髡等當之非因察其昭穆世次兼誤以梁惠王卒繫諸宣王八年與孟子中事實百無一合有不得不盡行割棄者哉通鑑大事記等書徒增損威潛年代以曲從孟子之書而終未知史之誤分威宣爲二也今亦未敢臆斷伐燕總在宣王三十年內外如是則不特國策儲子請宣王伐燕王合章子將兵與孟子幣交與游相合而吾愾之言適當倦勤之

日宣王三十年當顯王四十二年去孔子百五十二年去武
王克商七百二十三年與去聖未遠數過時可亦合而游梁
之歲乃得而定之矣又云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雖
矣風俗通篇首叙孟子仕齊為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
篇終言梁惠王復聘請之為上卿庶為得實其體依仿論語
不似諸子自立篇自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為三册記仕
宦出處離婁以下為四册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孟
子已老于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
未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日以齊宣王舊君不可用以
名篇而仁義兩言為全書綱領孟子所謂願學孔子以直接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治法無出乎此因割其六章冠
首而以梁惠王題篇又特變文曰孟子見梁惠王以尊其師
今盡心卷下尚有梁惠王一章可証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注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
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

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疏注孔子至之者○正

傳云包義氏之有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又云包義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治天下之道開於包
義備于堯舜故刪書首堯典舜典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制皆
法堯舜者也孔子以易書詩禮教門弟子故所頌述惟宓戲
氏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也春秋大文王之統而書桓文
之事是及五霸也書齊桓救邢城楚邱實與而文不與盟葵
邱書日以危之伐鄭書圍以惡之書晉文盟踐土書日以著
其譎書天子狩于河陽為不與再致天子是心賤薄之也漢
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
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語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孟
子十一篇列于內今存者荀卿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
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揚雄太元
法言新語道基篇首述宓戲圖畫乾坤以定人道賈山言治
亂之道稱述文王好仁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
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
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畜積修罰而
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
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董子對膠
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
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
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揚雄解嘲云五尺
童子羞稱晏嬰與夷吾凡此皆後世儒家稱述宓戲以來至

文王周公之法而賤薄桓文不欲傳道之也無以則王乎注頌與誦通頌述即誦述閩監毛三本作宓義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尙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

霸事也疏注不論三皇五帝。正義曰周禮春官外史掌三

媯神農爲三皇宋均以媯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

義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日

女媯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蓋霸而不王者也

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

論唯安國爲長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譽唐堯虞舜爲

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

帝顓頊帝譽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爲五帝明日康成以女媯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

劣女媯何故不爲稱皇而論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

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疎略一

至于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按尙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

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周天覆故德優

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或曰子

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

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

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按趙

氏以則王之王指三王故云不論三皇五帝慈湖家記云一

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爲去聲非也

○注殊無至事也。正義曰殊無所問解無以二字蓋謂孔

子之徒所道者三皇五帝及王道也所不道者五伯也王乃

問桓文之事豈舍此遂無所問乎縱不問三皇五帝亦當問

王道而不當問桓文霸者之事元人四書辨疑云無以無以

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此以無以二字屬

上解以爲用謂桓文之事儒者不道無用言之與趙氏義異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注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

疏注行德至王乎。正義曰陸賈新語云齊桓公尙德以霸

然則霸功亦不離乎德但德之用於霸與用於王自有別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疏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

保息謂安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注孟子

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饗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注胡斲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撞殺牲以血塗其饗郊因以祭之曰饗周禮大祝曰墮饗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饗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斲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疏注胡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賈氏疏云取親近侍御之義夏官司土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惠士奇禮說云春秋時周禮未改列國猶重大僕一宮位雖下大夫而正王服位出入王命王既朝則前王燕飲則相王射則贊王既燕朝則擯而上士小臣中士祭僕下士御僕皆其僚屬為羣僕侍御之臣荀子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牖嚮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是信者然

後可秦武王命甘茂擇僕與行事則親近之臣自古重之賈誼官人篇曰修身正行道語談說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蓋古親近之臣若此謙侯無大僕而儀禮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土皆左右親近之官胡斲所居未知何職然堂上堂下牽牛問答非左右近臣無以知之故趙氏注之如此。注觳觫至恐貌。正義曰廣雅釋訓云跣踏畏敬貌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跣踏恐懼之貌趙氏蓋以觳觫音近跣踏故以為恐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廣韻云殤殤死貌出廣雅又殤殤殤殤殤殤五字諸書並訓為死玉篇殤殤死貌孟子梁惠王篇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義與殤殤同荀子王霸篇云出若入若史記禮書云若者必死若皆訓為如此此云若無罪而就死地猶云如此無罪而就死地也。注新鑄至寶器。正義曰饗本間隙之名故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即名為饗隙即郤字漢書高帝紀饗鼓注應劭云饗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饗呼為饗呼同鑄饗鑄猶言饗隙今人以瓦器有裂迹者為豐讀若悶即饗也以木之有裂縫者為罅讀若呵呵乎音之轉也周禮大祝天府俱屬春官大祝作陪饗鄭氏注云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饗疏引賈氏云饗饗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然則血祭之饗與饗器之饗自是兩事趙氏合為一事與

應劭同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趙氏引作釁寶鐘阮氏元
校勘記云當依周禮作鑪形相涉而誤趙氏佑温故錄云古
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
子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注與讀為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
龜筮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
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岬皆於屋下割雞
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
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豕豚大戴禮亦有
釁廟獨為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亦祝大司馬若大司馬若大師
春釁龜雞人凡祭祀釁其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
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
及軍器羊人凡所珥釁積其其羊牲圉師春除釁廐秋官
則士師凡刳珥則奉犬牲夫人凡幾珥用駝可也司約若有
訟者則珥而辟殺康成注皆以所刳字珥即珥字珥毛牲
者刳用羽牲者珥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
釁讀曰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
皆用釁王亦釁馬廐亦釁之蓋非止為塗其卻其牲則以羊
為犬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為牲之最大不輕用
也此以一鐘而用牛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
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周氏柄中辨正謂釁之義有二
一 是祓除不祥一 是彌縫罅隙使完固之義一 是取其膏澤

護養精靈鐘為邦器釁鐘是塗其罅隙按塗其罅隙即
是鄭司農讀微賈疏以為取飾義也亦康成所不從 曰有

之注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
知王之不忍也注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

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
忍故易之也疏注愛嗇也正義曰周書謚法解云嗇於賜

云愛猶惜也惜亦吝嗇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之義故下注云愛惜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殺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注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之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

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
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
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注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

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疏注異怪也隱痛也。正義曰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然據

有異焉賈氏注云異猶怪也史記魯世家有異焉集解引服虔云異猶怪也是異之義與怪同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逸周書謚法解云隱哀之方也檀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隱與急通隱哀一聲之轉哀之轉為急猶夢之轉為隱矣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注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

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疏注王自至我也。然解首二句不然二字解我非愛其財謂我之心果何心哉

自信非愛財也乃責己之以小易大解而易之以羊也句故曰宜乎其非我也解未句於其間隔以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一句明我非愛其財斷句不與下而字連而易之以羊也不斷句與宜乎一氣接下趙氏此書名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注孟子解王自責

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

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疏君子至廚也。正義曰賈子新書禮篇云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遠庖廚

仁之至也大戴禮保傅篇云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翟氏灝考異

云大戴禮保傅篇即賈子探錄而篇置不同文亦小異君子遠庖廚本禮記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注

無傷至道也。正義曰賈子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鄭康成注禮記

高誘注淮南子呂氏春秋章昭注國語皆以道釋術故趙氏以仁道解仁術。注羊之至之耳。正義曰周禮宰夫注云

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

侯社稷以少牢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是羊之為牲次於牛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心子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

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注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

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疏注

小至己心。正義曰詩小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

故作是詩也箋云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王引此蓋斷章取

義毛詩釋文云忖本又作寸漢書律志云寸者忖也忖與

寸義同前此詰駁王意不能解孟子以仁術言之王乃解悅

解悅則喜矣喜故歎美孟子以為知己心。注戚戚至王也

○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言衝傲動也衝傲與廣

雅衝侏同衝亦動也方言語有輕重耳釋訓衝衝行也說文

衝不定也咸九四幢幢往來皆動之貌也聲轉為傲爾雅動

傲作也是傲與動同義說文坳氣出于土也義亦與傲同孟

子於我心有戚戚焉趙氏注云戚戚然心有動也戚與傲亦

聲近義同合與洽義同說文水部云洽霑也霑有足義故趙

氏以足以王解合於王閩監毛三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

非是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

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注復白也許信

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疏注復白也

曰曲禮云願有復也鄭氏注國語正月之朔鄉長復事韋昭

注曰氏春秋勿躬篇管子復於桓公高誘注皆訓復為白周

禮宰夫諸臣之復注云復謂奏事也說文言部云許聽也呂

氏春秋首時篇王子信高誘注云許諾惟信之故諾之聽之

也。注百鈞三千斤也。正義曰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為一鈞百鈞故三千斤。曰否注王曰我不

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

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注孟子言

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

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注王問其狀何以

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不能也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不能也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不能也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不能也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不能也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不能也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不能也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不能也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

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注孟子

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

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

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疏挾太山以超北海。正義曰墨子

以來未嘗有也蓋當時有此語墨子之書孟子未必引之。

注折枝至是役。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趙氏注折

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

舅姑問疾痛痲癢而抑搔之鄭注抑搔即按摩屈抑枝體與

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屑為故曰是不為非不能後

漢張皓王龔倫云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劉熙注

按摩不為非難為可驗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

比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

枝阿附太平公主類皆朋作媢諂之具音義引陸善經云折

枝折草樹枝趙氏佑温故錄云文獻通考載陸筠解為齧折

腰枝蓋猶今拜揖也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謂斂折肢

體為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類正竊其意而衍之。注太

山北海皆近齊。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禹貢海岱

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宜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馬遷言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

郡於營陵營陵舊營邱地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

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

泰山是也以知挾泰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注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

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疏注老

易也。正義曰禮記大學篇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注云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此老吾老幼吾幼猶

云老老長長老無敬訓幼無愛訓故云猶敬。詩云刑于寡妻

猶愛也廣雅釋詁云運轉也故以轉解運。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注詩大雅思

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入妾從以及

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疏注邢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入妾。注御享至之福。正義曰享之義為獻御之義為進
進獻同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謂飲享諸友也獨斷
云所至日幸所進日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
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日御天下國家之福皆進於天子故
御享天下國家之福也。注但舉至人耳。正義
曰阮氏元按勘訛云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 故推恩足

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注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

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注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注權銓衡也可以

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

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

物也疏注權銓至長短。正義曰漢書律稱志云衡平也權
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廣雅釋器云鍾

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氏春秋仲秋紀平權衡高誘注云
權秤衡也說文金部云銓衡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銓

衡即稱衡權為鍾衡之輕重視乎鍾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

重全視乎鍾故孟子舉權趙氏以銓衡明之漢書律稱志云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舉丈尺以概其餘尙書

堯典同律度量衡鄭氏注亦云度丈尺也阮氏元按勘記云

閩監毛二本量作度按音義云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度心度

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義本亦當作量改為度者閩本之

誤監毛二本因而不革也注凡物至物也。正義曰趙氏

之意謂凡物皆有輕重長短必宜以權度之故云物皆然

以行字解為字讀心為一頓心之所為即心之所行故云心

當行之又云尤當為之甚者也蓋以心為之為即上善推其

所為之為善推其所為之為既解作心所好惡則此云度心
即度心之所好惡如度物之輕重長短也乃近人通解以心
字一頓為甚二字連讀按物有輕重長短以權度度之心之
輕重長短即以心度之物之輕重長短不度猶可心之輕重
長短不度則不知推恩以保四海故為甚也心愛禽獸心之
禽獸之心輕於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
愛百姓之心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
心與注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疏注抑辭也。
正義曰禮記 夷封疏

中庸抑而強與注宣公十一年左傳抑人亦有言注皆以抑
 為辭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
 抑意也國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新書禮容語下作意
 人是抑即意其如此辭之未定者也故昭公八年左傳抑
 臣又聞之注云抑疑辭論語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王氏引之
 經義述聞云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即
 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祚篇云黃帝顛頭之道存乎意亦忽
 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云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
 所止之與秦策去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
 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並與
 抑亦同趙以抑亦猶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
 抑故云抑亦如是也

也注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

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注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

王自道遂緣以陳之王笑而不言注王意大而不取正言曰

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

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

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注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

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疏注孟子至之也○正義曰漢

云致謂引而至也王笑而不肯言孟子以言引之故云欲以

致王所欲也異端者論語云攻乎異端何晏注云異端不同

歸也又以小道為異端皇侃義疏以異端為諸子百家之書

謂其與聖經大道異也漢賢良策問云良玉不琢又云非文

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序異端使不相悖異端之

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贈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

世路方夷則凡異已者通稱為異端禮記大學篇云斷斷兮

無他技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異即他也此與彼異是為他

端後漢書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

為異端杜預春秋序云簡工傳而去異端范升習二傳故以

左氏為異端杜預注左氏故以二傳為異端袁紹客多豪俊

王之所大欲可知己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

注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疏

注莅臨至者也○正義曰莅即蒞蒞之為臨經典傳注不勝舉數爾雅釋詁云臨蒞視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周禮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淮南子原道訓云以撫四方鄭康成高誘皆以撫訓安閩監毛三本作臨莅中國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注若順也順嚮者所為

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

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疏注若順至魚也○正義曰若順爾雅

之若若如此也謂以如此所為求如此所欲解為順於辭不

達管子形勢解云緣高出險狽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此

云緣木故知其為喬木緣木求魚或小木或枯魚猶或

有之若喬木生魚則必無可求之理故趙氏申明之王曰

若是其甚與注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甚曰殆有甚焉緣

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

之後必有災注孟子言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

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疏殆有甚焉○止義曰王氏引之

其焉曰可得聞與注王欲知其害也疏注云欲知其害也○正

釋文引子夏傳云傷害曰災隱公五年公羊傳云記災

也注云災者有善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災即害也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注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注

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

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

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注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強大集

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

楚疏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

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尚書臯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釋文引鄭氏注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王制疏亦引此鄭注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然則唐虞與殷海內之地方三千里夏周海內之地方七千里孟子所說唐虞及殷之制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海內即指四海之內謂要服之內也○注固辭至强大○正義曰高誘注國策及呂氏春秋皆訓固爲必固然者必然之辭固不如强大即必不如强大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如故即不可遷移之辭也○注集會至州且○正義曰集會爾雅釋言文凡方千里則爲積一百萬里國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蘇秦侈言齊之强大孟子言齊地小弱故一言方二千里一言方千里大抵俱約略之辭泰山至渤海南北不足千里自清河

至琅邪東西不止千里絕長補短計其積數約方千里故云集會也蓋亦反其本矣注王欲服

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疏注蓋當至之本○正義曰蓋與

云增修禮部韻略蓋韻蓋字引孟爲證韻會合韻蓋或作蓋亦引孟按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蓋少貶焉檀弓子蓋慎諸並以蓋爲蓋此從閩監毛孔諸本作蓋韓木足利本作蓋蓋與蓋同也趙氏以當明蓋爾雅釋詁去蓋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穎云蓋合也趙氏讀蓋爲合故以當釋蓋蓋當猶合當也下文則蓋反其本矣與此義同故趙氏不復注或謂此文蓋字乃蓋字之誤或謂下文蓋字該改蓋字說者又謂蓋是疑辭蓋是決辭皆非是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蓋亦者以亦爲語助左傳僖二十四年蓋亦求之蓋求之也昭元年子蓋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蓋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也吳語王其蓋亦鑑於大蓋鑑於人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也孟子蓋亦反其本矣蓋反其本也

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

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注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

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注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疏注王言至惛亂○正義曰策皆惛于教高誘注云惛不明也不明猶不瞭廣雅釋訓云惛惛亂也詩民勞以謹惛惛毛傳云惛惛大亂也惛與昏同呂氏春秋貴直篇云先生之老與昏與高誘注云昏亂也楚辭涉江篇固將重昏而終身王逸注云昏亂也國語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昏闇亂也故趙氏以亂解惛○注不能至之也○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徒銜枚而進注云進行也考工記輪人進而行之注云進猶行也故趙氏以進為行廣雅釋詁云試嘗也檀弓注云嘗試也嘗試二字義同文選思元賦非余心之所嘗舊注云嘗行也則嘗試亦訓為行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嘗試之義謂未即全行先暫行之如飲食未大歛先以口嘗之故說文旨部云嘗口味之也趙氏云嘗使少行之少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即暫行解試字謂先使暫行之也

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注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恆

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善

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

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疏注恆常至業也○正義曰恆

章昭注國語皆以生訓產詩谷風既生既育箋云生謂財業

也漢書嚴助傳云民生未復注云生謂生業太宗伯天產謂

六牲之畜地產謂土地之性呂氏春秋上農篇高誘注云地

產嘉穀也然則恆產者田里樹畜民所恃以長養其生者也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注民誠無恆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

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疏注放溢至姦利

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君樂逸人茲謂放章賢傳集注引臣

云邪僻之說息杜欽傳云反因時信其邪僻谷永傳云蕩滌邪僻之惡志佞倖石顯傳云知顯專權邪僻辟即僻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云邪僻也邪僻二字可互注趙以邪釋辟即以辟釋邪明辟邪二字義同音義云侈丁作移阮氏元按禮記云考工記鳧氏侈弁之所由興注云故書侈作移又儀禮少牢篇侈袂又禮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為侈之假借按禮記表記注云移讀如水泥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水泥移猶云水泥溢儀禮少牢饋食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以益訓侈益猶溢也趙氏以溢釋放則放義同侈故侈不訓其義而云侈於姦利姦利二字統承放辟邪侈而言罔與罔同說文罔部云罔庖犧所結繩以漁罔或從亡罔或從系罔即罔羅之罔也音義云罔民張如字丁作司民不同阮氏元按勘記丁本作司讀為伺司古通用依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趙注則是罔字丁作司者非趙本也

可為也注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注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疏注言衣至榮辱○正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說苑說叢亦引此○注故民至易也○正義曰漢書賈誼傳集注引蘇林云輕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知接篇亦云輕易也故趙氏以易釋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注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

給何暇修禮行義也疏今也至身苦○正義曰趙氏佑溫故

之宅云云是也迨古法既壞但有奪民之產未有能制民之產者也孟子何以於今無異辭蓋凡古法變易之初未嘗不託於權時制宜之說是故齊作內政晉作輔田魯作邱甲用田賦鄭作邱賦固皆以為制民之產也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莫不以為制民之產也而適使民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為其本不從民起見也夫彼即不為民亦何樂使至此而不知其必使至此也為夫制之非其制也後世井法既萬無可復限民名田之議亦有不能行民生田宅一切皆民自營之上之人聽其自勤自惰自貧自富自買自賣於其間而惟征科之是計安問所謂制民之產民亦無取乎上之制何也立一法反增一擾也宋之營田制置諸使其已事也然則善長民者又將以何為知本乎○注今民至義也○正

義曰仰不足事俯不足畜樂歲苦凶年死亡所謂困窮也漢書食貨志東方朔傳趙充國傳集注皆云贍給也說文糸部云給相足也凶年死於凍餓有衣食則不凍餓可救其死故救死者恐凍餓也恐凍餓而不足尚不能免於凍餓也治猶理也脩之行之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其說與上

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

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疏注其說至重也。正義曰此節與第三章末節同但彼言

數口此言八口彼言七十者此言老者故趙氏以次上農

夫解之雖隨意立文然以老者與七十者互明謂不獨七十

凡六十及八十以上例此也以八口與數口互謂不獨八

口凡九人及七人以下例此也王政即仁政常生即恆產上

兩言反其本至此詳言之故云王政之本常生之道也列子

天瑞篇云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

無時不化義各異而大指則同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

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覺鐘易

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為要此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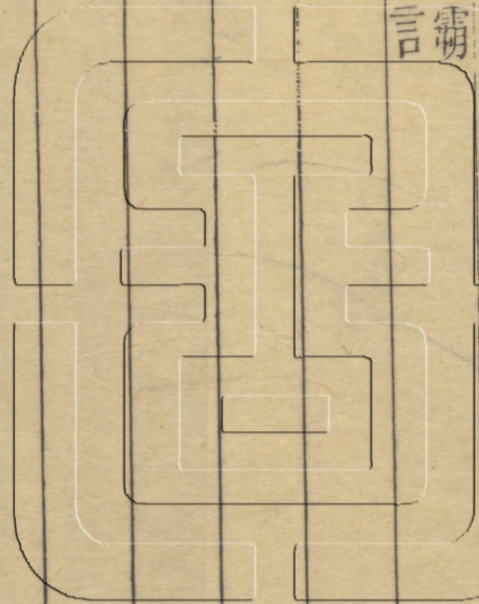
孟子不屈道之言也疏典藉至未聞。正義曰此言首兩節

淮南子原道訓云純德獨存高誘注云純不雜揉也文選西

京賦薛綜注云紛雜也純與紛相反帝王之道專一於正故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書音樂志云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此跡與迹同楚辭天問
 王逸注云迹道也踐其迹猶言履其道也考文古本跡作路
 史記孟子列傳云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云孟軻困於齊梁故趙
 氏以崇王黜霸
 為不屈道之言



皇清經解卷一百一十九終

漢軍陳良玉樊封新校

嘉應李恆春舊校

